

大儒王阳明黎阳遗风



阳明书院的书楼



晨报记者 马珂 文/图

核心导读

浚县的灵山秀水吸引天下贤士纷至。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就曾在太岳山上赋诗讲学，留下了《太岳山诗》、《太岳山赋》著名诗篇，以及阳明书院等遗迹。2001年6月25日，王阳明在太岳山留下的《太岳山诗》摩崖石刻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存于太岳山禹王庙内的王阳明刻像

大岳山是一座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高峰，王阳明便是太岳山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当代著名儒家学者蒋庆先生在谈及儒家文化时说，王阳明是孔子以外六个大儒之一（孟子、荀子、董子、文中子、朱子、王阳明）。要继承中国文化、继承儒学必须从王阳明讲学开始。而王阳明在大岳山的讲学则是他讲学生涯的滥觞。

阳明思想深入人心

王阳明，字伯安，名守仁，世称阳明先生，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）。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正是明代朝廷在政治上强化君主独裁，在文化上提倡程朱理学，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的时代，直到弘治、正德年间，王守仁提出“心学”，才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，他成为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是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朱（朱熹）、陆（陆九渊）后的另一位大儒。

在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里，王阳明的学说作为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界的统领，被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着重介绍。王阳明“心学”的兴起，成为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契机，几乎引领了这之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发展方向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推动。他把外在权威的“天理”拉到了人的内心，变为“人内在的良知”，从而摆脱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，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。自此以后，“心学”亦称“王学”，流布天下。

王阳明和浚县人王越很有缘分。王越为当时文武双全的兵部尚书。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王越死在任上，王阳明奉皇上旨意护送王越的灵柩来到浚县。那时27岁的他刚刚中了进士，其“心学”的思想还未成熟。但他11岁那年

就随新科状元的父亲住在京城，受到京城浓烈文化的熏陶。他才华卓著，有时他父亲作不出来的诗，他竟能随口应出；他结缘龙泉诗社，与文友对弈联诗；他苦学诸家兵法，立下了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。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年，他登临大岳山，挥笔而就的《太岳山诗》《太岳山赋》，成为现代人研究王阳明早期思想的宝贵史料。后来他在大岳山上东山书院（东山书院为阳明书院的前身）赋诗讲学，想必不是缘于浚县的灵山秀水的召唤，便是这里深厚悠久的文化积淀吧。

阳明书院百世流芳

或许在文人的心中一直都有着读书于山林的愿望，而这个愿望的实现，除了读书于各大寺院、道观，便是读书于书院了。读书于书院，远离喧嚣与嘈杂，或许已成为现代人最奢侈的梦想。

书院，兴起于唐代，兴盛于宋代，延续至明清，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教育形式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。“中国的书院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。”一位海外教育学家在走访了中国现存的各大书院后感慨地说。而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活跃的浚县，仅明清两代，有史料可查的书院就有9处，如浮丘书院、黎公书院、文昌书院、黎阳书院、希贤书院、阳明书院等。如今再觅理“拉到了人的内心，变为人内在的良知”，从而摆脱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，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。自此以后，“心学”亦称“王学”，流布天下。

在浚地诸多湮没踪迹的书院里，如今恐怕唯有阳明书院还存在于当地大多数人的心目中。倘若你随便找个当地人问起，或许他别的书院不知，但你一说起阳明书院，他就会笑呵呵地说：“王守仁讲学的书院啊，知道，知道。”说着并往大岳山上一指。

据《浚县志》载，阳明书院原名东山书院，在大岳山绝顶，今禹王庙处。因王阳明曾在此赋诗讲学，后人称其为阳明书院，直到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县令刘德新将其改建为禹王庙。我站在山顶，东望黄河故道，有一种沧桑变化的感慨。环顾四周，曾经的阳明书院，在如今难免显得苍凉。据《大岳山志》载，1935年，河南保安团在大岳山、浮丘山上修工事时将禹王庙和玉皇庙古柏大部分砍掉。曾经的古柏参天，曾经的浓郁书香味，如今都已一去不复返。但禹王庙旁两通刻有《太岳山诗》《太岳山赋》的巨大石碑，正如历经沧桑的老者，分明在讲述着这里曾经的故事，虽然一通石碑已有断裂的痕迹，一通碑文已模糊不清。

据说，阳明书院后来迁至吕祖祠南边，即后来的瀛洲别墅处，民国时称霞隐山庄。院内林木葱茏，曲径通幽，啾啾鸟鸣响彻于残垣断壁间，给人以空灵之感，仿佛那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是从古老时光的记忆中飞出来的。

阳明诗赋永存大岳山

“晓波烟雾入青峦，山寺疏钟万木寒。千古河流成沃野，几年沙势自风湍。水穿石甲龙鳞动，日绕峰头佛顶宽。宫阙五云天北极，高秋更上九霄看。”石碑上这首作于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的《太岳山诗》，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，

还有着很高的书法价值。其诗笔力雄健，气势豪迈，描写了诗人登上大岳山，拜谒大石佛，观龙洞神韵，油然而生的豪情壮志，表达出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。

有人说王阳明最初反对佛学，在拜完大佛后，受到极大震撼，从此改变了对佛法的看法。这为他后来“心学”的形成，奠定了基础。或许如此。我们从“日绕峰头佛顶宽”一句便不难看出。作者的哲学沉思，作者的人生顿悟，作者豁然开朗的畅然心境，无不蕴涵于一个“宽”字里。

“秋雨霏野，寒声在松。经龙居之窈窕，升佛岭之穹窿。天高而景下，木落而山空。感鲁卫之遗迹，吊长河之遗踪。依清秋而远望，寄遐想于飞鸿。于是开觞云石，洒酒危峰；高歌振于岩壑，余响递于悲风。”禹王庙前，这篇同样作于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的《太岳山赋》，开篇便以气势恢弘的语句，引人入胜。描写了作者登临大岳山，拜石佛，游龙洞，在畅饮高歌中，高谈阔论里，感受沧桑巨变；在永恒与须臾间，在繁华与没落中，体悟人生真谛。

《太岳山诗》与《太岳山赋》一是大字行书，一是中楷行书，虽同出一人之手，但二者风格有异。前者苍劲奔放，后者隽永清新。浚县旅游局副局长张富民先生说：“太岳山赋，墨迹清劲飘逸，气韵甚高。”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程彦强先生说：“太岳山诗书法劲拔，神采苍秀，字里行间，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，

有一种大气蓬勃之感。”明代书画家徐渭赞誉王阳明的书法时说：“古人论右军（王羲之）以书掩人，新建先生（守仁）乃不然，以人掩书。”意思是说，由于他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，结果把他善书法的名气给掩盖掉了。如今，阳明先生遗留在太岳山的诗赋真迹，正是证实了书画家徐渭所言。

有专家说，石刻《太岳山诗》和《太岳山赋》对研究王守仁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2001年6月25日，王阳明的《太岳山诗》摩崖石刻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民国时，有人在大岳山禹王庙前缅怀王阳明，特刻遗像碑记。如今这通纪念王阳明的碑刻就在禹王庙内。碑刻上有王明手执笏板的画像，上有楷书：“公讳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弘治己未进士。游九华归，筑室阳明洞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其揭示学者有四语：无善无恶，心之体；有善有恶，意之动；知善知恶，是良知；为善去恶，是格物。累官兵部尚书，封新建伯，卒谥文成，从祀孔子庙庭。”

阳明故事后人乐道

民间流传着诸多有关王阳明在浚县的传说，其中一则说的是王阳明梦中得宝剑的故事。

明朝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浚县有位在朝做兵部尚书的王越，死在任上。第二年，要回家乡安葬。这一年，王阳明考中了进士，奉皇上圣旨为王越营葬，从京城到浚县的途中，一天半夜，听到有人叫他：“王先生，王先生。”他起身寻找，却不见人影。当他再要入睡时，听到那人在他床前说：“我送你一把宝剑，保你一生平安无虞。”他伸手去接，原来是场梦，醒来看看什么也没有。

到浚县后，他登大岳山写诗作赋，还在书院讲学，浚县人非常敬佩他的学问，称他王先生。王先生

把王越的丧事安顿好，只等吉日下葬。闲来无事，他登上大岳山，观龙洞，拜大佛，叹高山永固，叹人生苦短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山下传来歌声：“太岳山高黄河长，时光如流莫彷徨，建功立业好儿郎。”王阳明一听，正道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夫歌为吾也。”这首歌者何人？等他起身去寻找，那人已随歌声消逝在林壑松风中。

王越顺利安葬了，祭吊礼结束后，王越的儿子王春双手托出一把宝剑走到王阳明面前说：“家父当年在甘州大营时，做了个梦，梦中有位神仙引导他，到玉沙山寒石洞得了这把宝剑，家父病重时，曾嘱咐：等我死后，余姚有位姓王的先生，必来谒墓，时就把宝剑赠给他，此人日后必有大用。”如今，家父不在了，承蒙您费心劳神，把家父后事料理得非常好，按家父的遗愿，这把宝剑，就送给您吧。”

王阳明一听，忽然想起他来浚县途中做的那个梦，莫非那是威宁伯王越封号？在梦中赠我宝剑？他越想越觉得王越太神了，更加崇敬王越。

王阳明自从得了王越的宝剑，如虎添翼。后来在南方平乱时，多亏了王越的那把宝剑，使他化险为夷，立了大功，最后他也和王越一样，官至兵部尚书。

巧的是，流传于浚县境内的这则有关王阳明梦中得宝剑的传说故事，恰与正史中所记载的大致相符。《传习录》是一部由王阳明亲自审阅，由他的学生记录下的有关他语录和书信的书。据《传习录》载，“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箭。是秋秋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，驭役夫以什伍法，休食以时，暇即驱演八阵图”。事竣，威宁家以金帛谢，不受；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，适与梦符，遂受之。”

王阳明在浚县赋诗讲学的时日，是给人们留下丰厚精神食粮的时日，他的思想与品学无不为人崇敬，要不他的故事与趣闻，怎会流传于民间，并且成为美谈呢？



阳明书院遗址